

中夏

青 龍 文 學 著

旗紅的中湘

著 青 穆



版出店書華新南中

共 江 文 藝 新 著
湘 中 的 紅 旗
穆 青 著

中南新華書店出版

目錄

一

活捉白狐狸·····	一
記湖南的和平解放·····	五
革命又回來了·····	一〇
湘中的紅旗·····	一六
二十年不屈的鬥爭·····	二〇
不讓白匪回老巢·····	二七
五峯山上的俘虜圖·····	三〇
在河南故鄉·····	三四

二

駛向人民的海洋·····	三八
--------------	----

拉開國民黨海軍黑幕的一角……………四二

月夜寒簫……………四五

空中飛來的哀音……………四八

哀音更加低沉……………五四

三

新勞動態度的模範……………五九

雁翎隊……………八〇

夜船……………八六

「活捉白狐狸！」

——記湖南人民的災難和鬥爭

戰犯白崇禧從武漢狼狽退入湖南，湖南人民送給他一個綽號叫做「白狐狸」，其實這只能表示他的奸猾狠毒，還不能說明白匪在湖南的全部作爲。白匪在進入湖南後的第一件大事，就是不惜以一切手段搜刮和掠奪人民的物資，瘋狂地向人民抓丁派款，要糧要槍，恨不得把湖南人民的全部財富和血汗，在解放軍來到之前，一下子都蕩捲而去。白匪崇禧親口向湖南省的要價是至少三百萬銀元，現在雖只到手六十萬，可是湖南偽中央銀行的七百餘兩黃金，却已被他偷偷地全部運走了。白匪的掠奪計劃，範圍包括極廣，從軍事物資到民間的一草一木，幾乎無一不在其掠奪之列，但主要的目標還是稻米油鹽。不算蔣白匪軍及特務爪牙在各地的現食現用和敲詐勒索，僅就偽田糧處公開的徵實徵購而言，目前已徵購到一九五〇年度。至於苛捐雜稅更是五花八門，一般的除去省縣稅捐處及偽財政部的直接稅外，還有所謂「綏靖臨時捐」，由

偽綏靖公署臨時委員會統一徵收。凡湖南各地所有進出貨物，均需交納『臨時捐』，這樣一來，就真正做到無貨不捐無物不稅了。即令如此，匪徒們仍然覺得不能滿足，還有一種更近於強盜行爲的船舶總隊，和船舶檢查處等組織，沿着湖南境內的湘、資、沅、澧四大水路，遍設卡哨，所有過往船隻都必須受其檢查，向其納稅，要多少就得給多少。

另外，湖南人民最痛恨的還有鄉保甲的臨時捐款。鄉保甲中舉凡大小集會，大小事情，所有用款，悉數派在農民頭上。這種萬惡的鄉保甲制度，在白匪入湘之後，在他的操縱和指使下面，更形成了一層以蔣白匪軍、封建惡霸、土匪、保甲、特務等相互勾結的掠奪人民的血腥組織。這些無恥的匪徒們看到自己的末日將近，更是變本加厲的壓榨人民。一個鄉長或保長實際上就是鄉村中間的土皇帝、活閻王。平常他們騎着馬，這村走到那村，後面跟着一羣衛兵，威風凜凜，不可一世。他們依靠着爲虎作倀的鄉保武裝，可以不經過任何法律手續，隨隨便便的槍殺或非刑吊打貧苦人民。

在匪徒們這種殘酷壓榨和迫害下，目前湖南正出現着兩種不同的情況：一邊是蔣白匪幫所掠取的大批物資（包括所拆卸的工廠機械）正日以繼夜的運往廣西，湘桂路上每日車水馬龍，絡繹不絕。而另一邊則是湖南廣大人民大批的破產逃亡，城市中的商業異常蕭條，商店紛紛倒閉，農村中則財窮糧盡，農民們的糧食收入，遭受掠奪後，剩下的最多不到百分之三十。過去湖南曾稱爲中國的米倉，如今竟是十室九空，

糧食極感困難。

蔣白匪幫爲了進行經濟上空前的大掠奪，他們更加强其法西斯的特務統治，最近白匪採取了一連串的措施，如改組省府，整編軍隊，把大批蔣桂系特務打進湖南的各級組織，把大批地方部隊，民間槍枝變成自己的爪牙。以及提出所謂軍政一元化的方案，即以師長兼行政專員，團長兼縣長，都是爲了便利他們直接向羣衆搜刮。此外，還在所謂『總體戰』的名義下，叫囂『堅壁清野』，以掩護其搜刮財富搬運物資的罪行。爲了遂行這些反動措施，他們瘋狂的鎮壓羣衆運動，封閉進步報館，利用特務橫施逮捕和暗殺，長沙湖南大學學生因爲反對白匪在湖南的空前掠奪的企圖，曾經舉行遊行示威，高呼『反對湘資外運』、『打倒吸血鬼』、『戰爭販子滾出湖南去』等口號，當即遭白匪特務武裝血腥鎮壓，鮮血濺滿長沙的街道，克強學院學生會主席亦因此被他們槍殺。這羣特務匪徒掛着『人民服務大隊』的招牌，實際屬偽國防部第二廳領導，所有隊員每人均發加拿大手術槍一枝，他們可以任意殺害其認爲不可靠的人物。最近白匪又收買流氓地痞，成立另一嫡系的特務組織，名曰『青年救國團』，由白匪本人任總團長，分佈於各地成爲匪徒們掠奪人民最兇殘最毒狠的先鋒。

與此同時，白匪並積極拉攏湖南的封建勢力和土匪武裝，到處濫發委任，僅宋匪希濂一部即委編了五個師的番號，由湘西大地主惡霸陳渠珍率領，並命令其自由擴充。所以各地土匪多如牛毛，有幾根槍的都可以當營長、團長，利用偽職，然後再向

羣衆抓人勒索，敲詐不已。由於蔣白匪軍、散兵游勇、土匪特務、鄉保甲長等的層層剝削，處處橫行，簡直把湖南全省鬧得烏煙瘴氣，一片混亂。有人把湖南目前的情況看作世界的末日，其實，那只是匪徒們末日前的羣魔亂舞而已。白匪崇禧雖然高叫着『總體戰』，準備繼續頑抗，但在人民解放軍強大的攻勢下，其殘部的士氣正在迅速瓦解，人民的反抗日益增加，匪徒們自知大勢已去，除去趁火打劫大肆掠奪以外，誰還肯爲蔣白匪幫活活賣命呢？因此匪軍士兵總是跑一批，抓一批，抓一批又跑一批，川流不息，任憑白匪如何殘酷鎮壓或瘋狂抓丁，總不能保持部隊的滿員。他們一聽到『解放軍』三字無不聞風喪膽，就連那些最頑固的特務匪徒，也都在暗自打算着個人的出路。

至於有着光榮革命傳統的湖南人民，是絕不會輕輕放過這些匪徒們的，在長沙街頭已出現了『打倒桂系軍閥白崇禧』的標語，農村中更發生了羣衆用菜刀砍死匪軍的義舉。當人民解放軍先頭部隊正源源向湖南推進的時候，七八萬人民的革命武裝已從蔣白匪幫的殘酷壓榨下站立起來，全湖南人民都在歡呼期待着解放軍的迅速進展。『不讓蔣白匪幫逃走，把他們全部消滅在湖南』，『活捉白狐狸』，正是湖南人民目前唯一的行動目標。人們清楚地知道，黑暗不會長久了，當太陽出來的時候，一切鬼魅都要消滅，而湖南將永遠是光明的。

記湖南的和平解放

這次湖南和平解放，是湖南人民一件大喜事，同時也是湖南人民鬥爭歷史上一次重大的勝利。湖南人民在國民黨匪幫的長期統治下，二十餘年來飽受摧殘；特別是近三年來，國民黨匪幫把湖南當作了進行反革命戰爭的基地，徵糧徵兵，苛捐雜稅，搜括勒索，再加上偽法幣、金圓券的災害，以及各種各樣天災，已使湖南民窮財盡。今春白匪崇禧退竄湘境之後，決心在湖南大抓一把，更大批地搜括和劫運湖南人民的物資，至長沙解放前，僅糧食一項即運走五百萬擔之多，這更把湖南人民迫到了絕路。湖南人民原是具有光榮的革命傳統的，這些年來雖在國民黨殘酷的鎮壓下面，反抗鬥爭却此起彼伏，一直繼續着，今年以來，一方面是生活所迫，另一方面受解放軍勝利的鼓舞，湖南人民爭取解放的鬥爭就表現得更加尖銳。抗糧抗丁、和抗拒偽鈔的鬥爭遍及各地，反抗匪幫的民變武裝散佈在三湘七澤，總數不下十餘萬人。爲着爭取和平，湖南人民更廣泛地組織了和平自救運動，長沙五十萬市民，並舉行了遊行示威，提出『湖南人民不需要戰爭』，『戰爭販子滾出湖南』等口號，要求湖南的和平解決。湖南各

界社會名流，也半公開地印發和平宣言，發動簽字運動，積極推進和平運動的實現。對於湖南人民這些正義要求，白匪雖然採取了殘酷鎮壓的血腥手段，逮捕暗殺愛國民主人士，槍殺學生，封閉報館，但湖南三千萬人民要求和平，要求解放的力量，是再也無法遏止了。這一強大的人民革命力量，就是這次湖南和平解放的重要內在因素。

程潛將軍和解放軍的和平談判，是早已開始了。當人民解放軍橫渡長江，直指湘贛，而湖南人民要求和平解放、反蔣驅桂的鬥爭發展到最高峯時，六月間程潛將軍深知大勢所趨，人心所向，就向人民解放軍表示，願站在反蔣、反桂、反戰、反假和平的立場，根據國內和平協定八條二十四款的原則，謀取湖南局部和和平；並要求雙方派遣代表，協商具體進行辦法。同時，國民黨第一兵團司令官陳明仁將軍亦歷次發表談話，支持程潛將軍的和平主張，並向湖南人民保證，爲着湖南人民的利益，決不爲少數豪門打仗，而使長沙和湖南全省蒙受戰禍。對此有利於解放戰爭的推進及湖南三十萬人民利益的行動，當然極表歡迎，乃於七月二十二日再遣代表團，前往湖南與程、陳兩將軍進行具體協商。

談判的發展是順利的。經過多次洽商的結果，陳明仁將軍自二日開始即按照解放軍的要求，下令第一兵團及保安部隊開出長沙及各交通要道，僅留二二三師及長沙警察暫時維持長沙治安。三日晚程、陳兩將軍正式發出起義通電，聲明脫離國民黨廣州反動政府，願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加入人民民主政權。程潛將軍更於四日發表告湖南

民衆書，歷數二十二年來國民黨背叛革命禍國殃民的種種罪惡，號召全省軍民一致反蔣驅桂，把湖南的和平運動引向西南、西北，以便縮短戰爭，迅速實現全國解放。

當程、陳兩將軍起義的通電發出後，長沙五十萬市民真是歡欣若狂。所有大小報紙都連篇累牘地刊載慶祝湖南和平解放和擁護人民解放軍勝利進軍的消息言論；他們迅速地組織了『迎接解放大軍聯合委員會』，準備迎接解放軍入城。八月五日，當解放軍進入長沙時，十餘萬長沙市民出城八里之外迎接，高呼『我們的親人來了』，『大長沙翻身了』。六日曉，人民解放軍代表團相繼入城，各界羣衆代表千餘人，更於距城十里之東屯渡獻旗獻花，程、陳兩將軍亦派唐星等代表前往迎接。當代表團的十餘輛車子駛入市區最繁華處，觀衆擁擠，無法通過，最後祇得下車步行在萬衆簇擁中進入駐地。當晚，稍爲休息，即分別拜訪程潛將軍。代表林彪將軍向其致賀與表示敬意。自三日到十日，長沙市內天天是鑼鼓喧天，鞭炮聲不絕。

在這次湖南和平運動過程中，蔣白匪幫曾費盡心計百般陰謀破壞，他們對人民是恐怖地，對程、陳兩將軍及其部屬則威脅利誘或挑撥離間。白匪崇禎退據湖南之後，即改組湖南省政府，撤換原有人員；接着改變湖南保安隊，剝奪程潛將軍的軍權，最後免去他的本兼兩職，強迫程潛將軍單人匹馬出走邵陽，而將湖南所有軍政大權統統交給陳明仁將軍掌握。當解放軍數路大軍迫近長沙，白匪狼狽逃竄衡陽時，他答應以八十門大炮、二十萬現洋作爲報酬，請陳明仁將軍堅守長沙，掩護白匪軍逃跑。八月

一日，國民黨特務頭子鄧文儀、黃杰更雙雙由廣州飛長，名義上是迎程當掛名的考試院長，實際上是來拉攏陳明仁。但這些匪徒們都破產了，祇給湖南人民留下了一個笑柄。最有趣的是這時候白匪在廣州，還大吹大擂地說，湘贛戰場十日之內必有驚人的好消息；他確是沒有騙人，不出一週，程、陳兩將軍起義湖南問題和平解決的驚人好消息就傳遍全國了。

湖南局部和平實現後，湖南軍政當局便組織『湖南臨時軍政委員會』，以程潛爲主任委員。陳明仁爲湖南臨時省政府主席，繼續維持過渡時期的軍令行政。人民解放軍進入長沙後，對於這一組織不僅予以充分的尊重，並保護其真正有職有權，凡湖南境內解放軍未到之處，一律由其暫時繼續行使職權，因此各級政權及其他軍政機關的移交、接管、改組等問題，在雙方代表未成立統一的協定之前，均暫緩進行。今後湖南全省人民政權，必將在共產黨的領導及程、陳兩將軍的協助之下，爲徹底實現新民主主義而共同努力。至於軍隊問題及陳明仁所屬之第一兵團，暫時全部保留原有建制，陳明仁將軍仍任兵團司令，部隊在指定地區集中休整，暫由人民解放軍統一補給。爲了配合作戰，最後殲滅蔣白殘餘反動力量，陳明仁將軍自動提出願在人民解放軍的幫助和指導下，予以徹底改造，迅速成爲真正的人民解放軍。全湖南人民對於中國共產黨和人民解放軍在這次湖南和平解放中所表現的對於人民和平要求的尊重，對於起義當局的團結、坦誠，無不同聲讚揚。人們認爲中國共產黨這種偉大的政治氣魄，正是

他取得勝利，獲得全國人民擁護的重要因素。目前湖南的局部和平雖已初步實現，但擺在面前的還有許多艱巨任務，連日來雙方代表正在繼續磋商，以便達到，一個完全有利於湖南人民和全國解放事業的解決。記者相信，湖南的局部和平必將作爲一個嶄新的榜樣，豎立在華南、東南、西南、西北一切待解放地區之前，爲他們指出一條正確的道路。

「革命又回來了！」

從湘東湘中的農村走過，我好像翻開了一頁湖南蘇維埃農民運動的歷史，走進了一個革命的故鄉。

在那些曾經進行過狂風驟雨般的農村大革命的地區，直到如今從任何一件細小的事物上你都可以發現不少寶貴的革命遺跡，感覺到農民們充沛的革命熱情。在醴陵，我曾經看到過被老人們珍藏的紅軍的歌詞，在瀏陽我也曾看到過牆壁上已經被風雨剝蝕了的『猛烈擴大蘇維埃』的大字標語。只要和農民們談起話來，四十歲以上的人們都會驕傲地告訴你許許多多當時革命的故事，農民們不僅熟悉毛主席，彭副總司令，而且也清楚地記得當時紅軍某一團某一營的具體番號。如果你有興趣的話，他們甚至可以不吃中飯帶着你去參觀那些曾經游擊隊活動過的山林，並且指給你看，在什麼地方他們曾分過地主的糧食，什麼地方曾召開過全鄉蘇維埃的大會。

常常有這樣的情形，當我問起當時蘇維埃的情形時，全家人都一齊爭着回答，婦女們講她們的婦女會，男人們就講貧農團，赤衛軍。從他們那種眉飛色舞的神情看

來，我覺得沒有什麼事情，能再比革命那樣使他們高興了。事實上，二十年來，不管反革命如何殘酷的殺戮和鎮壓，這裏的農民是始終沒有忘記蘇維埃和紅軍的。每個人的心裏都默默的相信：『革命總會回來的』。

有一次我曾經訪問了平江的一個赤衛隊員，他是一個貧農，一九三四年曾經被國民黨灌過辣椒水，吊在樑頭上。當蔣白匪幫在湖南瘋狂地進行高壓和掠奪的時候，他曾經幾次把赤衛軍的梭標，從地下挖出來，偷偷地磨得雪亮，藏在床頭等待着老紅軍的歸來。在長沙我也曾聽到這樣一件動人的故事：九福鄉一個七十多歲的老農協會員，前年染病在床，他怕自己要死了，便囑咐家裏人說：『我死了，你們把我埋在大路旁邊，我睡在地下，也要看看紅軍的隊伍回來』。同樣地，在瀏陽，我曾和一個老農婦談話，她是過去蘇維埃的代表，有兩個兒子都被反革命殺掉了，她談起當時的情形，激動起來，一口飛快的湖南話我幾乎完全不懂，只聽她說紅軍好像回來過，似乎還領着羣衆去鎮壓了反革命，因此她能以親手給兒子報了仇，後來我仔細問她，才知道她所說的並不是事實，而是二十年來她曾經做過好幾次的夢。當時我很感動，我想湖南農民，盼望紅軍，等待紅軍的心情是可以說世界上任何筆墨所不能傳述的一種最可寶貴的感情了，『革命總會回來的』，他們就在這種堅強的信念下，整整等待了二十餘年。

二十年不是一個短促的時間，而是一個飛濺着血淚的漫長的路程，國民黨反動派

惡霸地主們對於湖南革命羣衆和紅軍家屬的迫害，農民們是永遠也不會忘記的，許多白髮的老人，提起來無不滿眼淚水！在我所訪問的許多羣衆中，幾乎沒有一家不遭遇反革命的殺害，平江縣七十萬人口，二十年來死在反革命屠刀下面的竟不下十餘萬人，其中多少人家被殺得絕門絕戶，連三歲孩童也在所不免，醴陵、瀏陽、長沙、安化、攸縣等大小市鎮，幾乎天天不斷的懸掛着革命羣衆的人頭。在這些地區受過毒刑，坐過牢獄的男女農民簡直不計其數，孤兒寡婦之多也是一個顯著的特點。在平江我曾經遇到一個姓吳的老太婆，她的八個兒子被國民黨殺掉六個，現在就整天盼望着在紅軍中的兩個兒子回來，只要一看見解放軍的同志，她就上前拉着問：『同志，你看見我的兒子沒有？』神經似乎已經錯亂了。另一個五十歲的女人在平江城裏要飯，據瞭解她也是老紅軍的家屬，她的丈夫是在二十年前跟隨着彭德懷將軍走了的，以後國民黨反動派進行屠殺，她全家十餘口大部遭難，現在只剩下她和一個七八十歲的婆母，終日乞討爲生，她自己也曾被敵人砍過一刀，至今腦後還有一條深深的傷痕，當我們和她談話的時候，她幾乎一字一淚，泣不成聲，一個老紅軍幹部，聽了她的述說想起自己家庭被害的情景來，也忍不住痛哭失聲，使周圍的人統統爲之感動。類似這樣的事實，在這裏是並不稀奇的，二十年的血淚和仇恨，農民們是咬着牙忍受下來了。正像長沙一個六十多歲的老革命所說的：『我們有的是腦壳，砍掉老的，還有小的，越殺越要革命。』這種英雄氣概，這種堅定的革命信心，還有什麼力量能夠動搖呢？

我曾經以最大的熱情採訪過農民鬥爭的情形，在匆匆的時間和片段的材料裏，我發現大革命時代湖南農民運動的光榮傳統還一直在繼續着，農民的革命鬥爭，二十年來此起彼伏始終沒有停止。有些地區農民協會和貧農組織，也在我地下的秘密領導下，一次次地被破壞，又一次次的重新組織起來，特別是近年以來，由於國民黨反動派在湖南殘酷的壓榨，以及解放戰爭的光輝勝利，湖南農民鬥爭又像火一樣的燃燒起來。在平江、瀏陽、醴陵、攸縣以及湘中的三湘地帶，羣衆抗糧、抗丁、抗工、抗租的鬥爭發展得異常尖銳，開始是有組織的消極逃避，以後就有計劃的積極抗爭。敵人把糧食搶去，他們就再搶回來。敵人到農村來捉人，他們就全體出來保護。敵人特務橫行，他們就把特務捉起來送到游擊隊去。由於匪軍到處姦淫搶掠，他們就組織自衛團游擊隊用大刀矛子和敵人搏鬥。曾經有過這樣一些事實：在益陽農民們曾經把一個偽警所的槍枝全部繳械，在長沙河西鄉白匪一個班由於姦淫婦女被當地羣衆全部解除了武裝，有一次在寧鄉，當敵人數路大軍進攻人民游擊隊的時候，當地千餘羣衆纏起紅布，拿起梭標自動幫助游擊隊作戰，而其他零星地殺匪奪槍的故事更是層出不窮，直到解放前各地農民反蔣起義的武裝已不下七八萬人，許多老紅軍的英雄兒女們，又重新拿起父兄的梭標捲入了革命的鬥爭。

但在湖南農民運動中發展得最壯闊的還不是這些，而是今春以來席卷全湘的調劑民食的鬥爭。這一鬥爭有些是農民會有組織的領導，有些則完全是自發的。今春湖南